

旧书柜

安虹宇

在时光的长河中徘徊，心中总有一抹执念，那便是对一方书柜的深深渴望。它宛如一位岁月的智者，静静伫立在记忆的角落，以一种方方正正的姿态，呈现出深沉而醇厚的褐色，恰似被岁月反复摩挲的古卷，散发着质朴而神秘的气息。

它的周身已显露出岁月雕琢的痕迹，那些或深或浅的破旧与磨损，如同镌刻在时光里的故事，默默诉说着往昔的风雨兼程。尽管在这喧嚣的尘世中，行色匆匆的人们无暇为它驻足，只是将它当作房间里一道可有可无的风景，一件被时代浪潮遗落的旧物，但它依然坚守着自己的角落，身姿笔直而挺拔，宛如一位坚毅的守护者，无言地守望着岁月的流转。

遥想往昔，它或许曾是书房中最璀璨夺目的存在，承载着无数智慧的结晶，那些经典之作整齐地排列在它的怀抱中，从《史记》的雄浑壮阔，到《汉

书》的典雅庄重，从《后汉书》的细腻入微，到《三国志》的波澜壮阔，再到《晋书》的文采风流……直至《金史》《元史》《明史》等，无一不是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明珠。而如今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那些曾经辉煌的典籍似乎也渐渐被尘封，它也只能在岁月的角落里，默默回味着昔日的荣光。

诚然，它已被贴上了“旧物”的标签。那写在它身上的一个个书名，仿佛是通往历史深处的密码，开启了一扇通往遥远过去的大门。那是一段太过遥远的岁月，远到现代的喧嚣与浮躁似乎已将其遗忘。然而，人们似乎忘却了一个至理：没有旧，何来新？旧与新本就是历史的双生子，血脉相连，不可分割。“古为今用，洋为中用”，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，更是一种智慧的传承。唯有在对旧物的珍视与汲取中，我们方能达到格物致知、融会贯通的境界。

站在这看似破旧的书柜前，我却能真切地感受到一种力量，一种在现代社会的新事物中所稀缺的力量。它的身躯或许并不伟岸高大，但它所承载的，却是四千多年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精华。这些文化瑰宝，如同璀璨星辰，足以穿透人类文明的漫漫黑夜，在华夏文明的浩瀚长卷上，留下永不磨灭的光辉印记。

每当孤独彷徨的阴霾悄然笼罩心灵，我是多么渴望能拥有这样一个书柜。那时，我会轻轻拉开一个抽屉，让心灵挣脱现实的束缚，与古人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在那些泛黄的书页间，聆听智者的教诲，感受先贤的风骨，让精神在历史的天空中自由翱翔。而当我缓缓合上抽屉的那一刻，我相信，内心的阴霾将被驱散，脚步也会变得轻盈而从容，仿佛被注入了无尽的力量，去勇敢地迈向未来的征程。

红红的山薯 悠悠的情

东苏

每回闻到街上飘来烤山薯的香味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童年家乡灶堂里的烤薯。那红皮黄瓤的颜色，热乎甜软的口感，令我记忆悠长。

节前，徐哥从位于浙东穿岩十九峰西陲的故乡田园，带来了一袋红红的山薯。这山薯，泥土清香，色泽红润，吸吮着镜岭江水的水乳，紫气轩昂，生机勃勃。徐哥老家座落在世外桃源般的镜岭山麓，弯弯曲曲的路径，高低不平，进山出山颇为不便。他家乡“八山半水半分田”，典型的山区性地貌，但气温温和湿润，四季分明，接过徐哥赠送的山中特产，感激之心涌起，小小的山薯，寄托着对远乡同仁的一片情感。

绽紫田间花出色，安家乡土味甜瓜。我挑出一只圆圆的、胖胖的红皮山薯，清水冲洗，咬上一

口，顿感清爽甘甜。翌日，我又按照小吃的做法，用徐哥的山薯，做了一道白芝麻红薯条，分给亲人们品尝，他们个个翘起大拇指夸徐哥家山薯好。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”，来感谢徐哥对我们的友情，虽有些夸张，但确有三百里云和月的情谊。

“勿言草卉贱，幸在天池中”，穿岩十九峰是徐哥引以为傲的家乡美景，这美丽的山峰横亘于浙江省新昌县，茫茫的山峦，有十九峰、千丈幽谷、台头山等景区组成。集以观光、游览、度假、料考为主的山水型风景名胜。

几年前，一个风和日丽的秋天，我们一行曾驱车来到穿岩十九峰风景区。在山下，仰望那高大、丹霞地貌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大自然的神斧鬼凿，使面前的山峦变得神奇而美丽。沿着景区指

定的路径，经过架在溪流上的小木桥，一路拾阶而上，向山巅进发。山腰盘旋的那曲折险峻的石板栈道，如缕缕飘带缠绕在绿水青山之中。行走至马鞍峰隆起的山顶，忽见中峰回窍，东西相通，空灵透光。远处千丈幽谷，以险为特，我这胆小的后生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

黄昏微妙的暗紫色渐渐从天际漫来，流入西天辉煌的落霞中，落霞霞光时分，我们一行已从山巅返回山麓，那平坦而开阔的停车场前，是弯弯的溪流，车驶出景区，回望那高耸入云，笼罩在薄雾迷蒙中的山峦，神奇而妖艳。难怪张纪中的《笑傲江湖》电视剧外景，取景于此。

我沉醉在景色之中，依依不舍，不肯离去。突然窗外，一股香味从山下的农家小屋扑鼻而来，那是不是令我陶醉的镜岭江的红红的山薯。

茶地上的劳动课

揭宸宇

指尖触碰到茶梢那嫩绿新芽的瞬间，一缕淡淡的清香萦绕鼻尖。这第一次真实的采茶经历，让我仿佛触及了大自然最温柔的心跳。

晨光熹微，外婆佝偻的身影在起伏的茶垄间若隐若现。她粗糙的手掌拂过茶枝，却似蝴蝶般轻盈灵动，一提一捻间，鲜嫩的茶芽便乖乖落入她的竹篓。出发前的豪言壮语犹在耳边——“我绝对一看就会，保证把整片茶地都包圆！”可当我的笨拙手指模仿外婆的动作时，不是碰断枝叶，就是错过了最嫩的芽尖，像只不谙丛林的小熊。阳光渐渐显出热度，后背的衣衫很快被汗水濡湿。

“孩子，采茶要沉下心气儿来。”外婆温柔的声音在身边响起，她布满老茧的手轻轻为我抹去额

头的汗珠。不远处，外公哼唱的家乡民谣在山谷间悠悠回荡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懂了：这一双粗糙的手、这一曲绵延的调子，都是岁月打磨出的劳动智慧，在山风中传承了百年。

正午小憩，茶垄间一片荫凉。外婆从竹篓里拿出几块糯米糕，金黄的表皮上缀着黑亮的芝麻。我狼吞虎咽地吃着这块以往觉得平平无奇的糕点，竟感到前所未有的香甜。外公笑眯眯地看着我说：“只有汗水浇灌过的人啊，才尝得出这果实的真滋味。”树影婆娑，碎金般的阳光在我们脚边跳跃。

日头西斜，我竹篓里的嫩芽才刚刚铺满一层底。外公外婆的篓子，早已是满当当、冒了尖。望

着那浅浅的一层绿，我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外公晒茶、炒茶时专注的身影——原来杯中每一片舒展的绿叶，都浸润着无数如此的汗水与时光的重量。

归途上，夕阳为茶园镶上温暖的金边。我小心翼翼地捧着竹篓，那里面承载的新绿，仿佛是整个春天慷慨的馈赠。这个劳动节，我曾踏入喧嚣的游乐园，却在这片朴素而静谧的茶地上，收获了最丰厚的礼物——它让我懂得，正是劳动让平凡的光阴有了动人的温度，让节日的意义沉淀出悠长滋味；更让我真切地看见，每一片清香的茶叶里，都深藏着大地无声给予劳动者最深沉的怜爱。

千年古村——回山

俞杭委

一

旗杆脚的马车，载走了轻慢时光
留下一对竖旗的石鼓，它们隔着大门前
冷寂的台阶，日夜相望

台门上深刻的“清白家风”
在历史的撞击中，闪发出火光与回响
秃废的台门，隐约有前朝的筋骨

壁龛上的浮雕，被时光舔舐
一堵灰白的围墙，轻轻挡住了
院墙外的世俗和浮躁

时光覆盖了雨水，大理石取代的
古老胞浆，那些长衫和旗袍
像光阴，无力地落在小巷的尾骨上

那些外来的背包客，他们
的相机，聚焦一只窜出围墙的猫
抓住一条通向院落的尾巴

二

是一只鸟，让我突破了
你的密网防线。它从天井的上空
扑棱飞出，而我从偏门进入

那么静，在荒芜的内部
爬满苔藓的墙体和基石，是时间
与空间的古老符号。古朴而庄严

一块匾额，斑驳的皱纹
渗透思想者的深沉，老态的字体
战战巍巍的扶着厅堂的门楣

合抱的柱子、溢出墨汁的窗轩
以及高翘的马头墙，你们集体发声
回荡起曾经的辉煌和沧桑

古老的蝴蝶和壁虎，在青砖黛瓦上
剖析曾经主人的显赫家世，但他们
一定经历过一砖一瓦的厮杀围猎

幽暗的走廊，深入一进、二进
三进，有着神农架原始森林的深邃和旷达
而你却深陷一个村庄的古老腹地

三

那个村庄是我奶奶的村庄，也是
我母亲的村庄，更是我妹妹的村庄
奶奶和母亲走出来，我的妹妹走进来

从小到大，我们反复抵达
深吸着母乳的养分，把你拉长又缩短
注定要在你的基因里成长和衰老

像打开一本书，反复读取
越读越深，越深越读
把自己深深锁进一把古老的锁匙

有些人，越走越远
有些事，越来越近
恰似月光，眷恋着每一粒石头和露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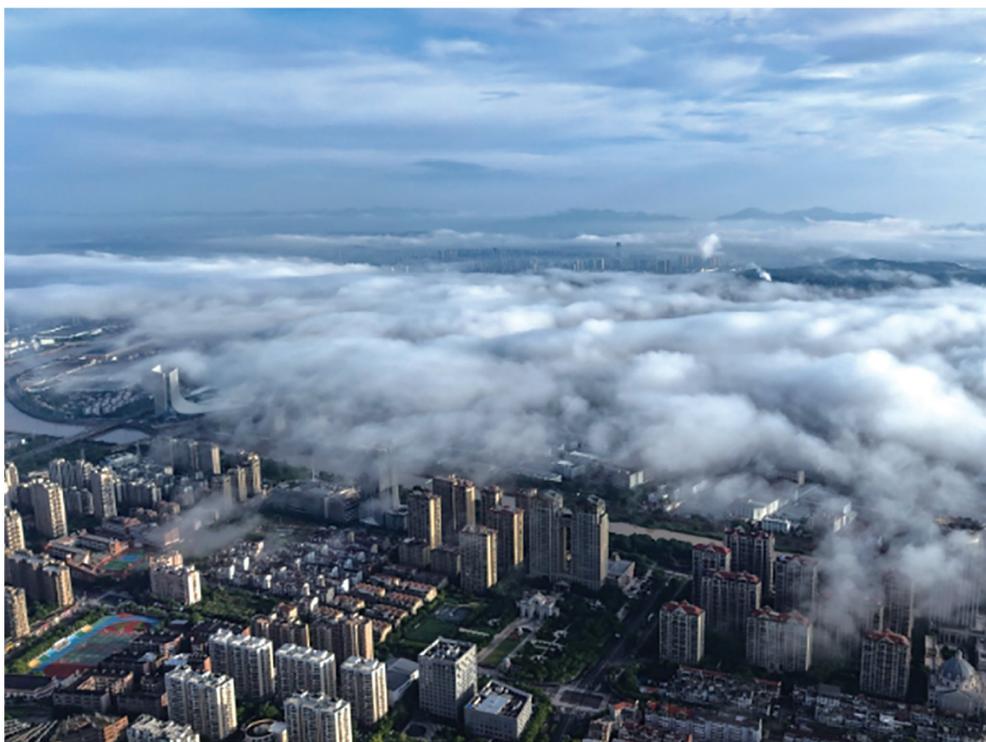
这个劫后余生的原始部落，处在了
现代生活的围城中，彰显出古族的美学、力学
和几何学，却又不得染指任何教义的说辞

在这片神秘的庭院深处
我只想取出一段火与光，为一个
血肉相连的村庄，点燃一盏灯

天姥山

雾绕山城

(俞杭委摄)



(唐景枫摄)